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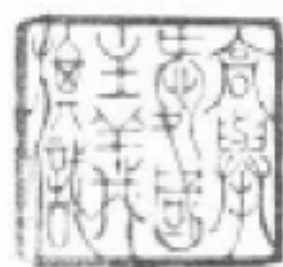
发扬革命老传统
建设富裕新中国

张才千

1946年4月24日

张才千同志于1946年任鄂西北军区参
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

党史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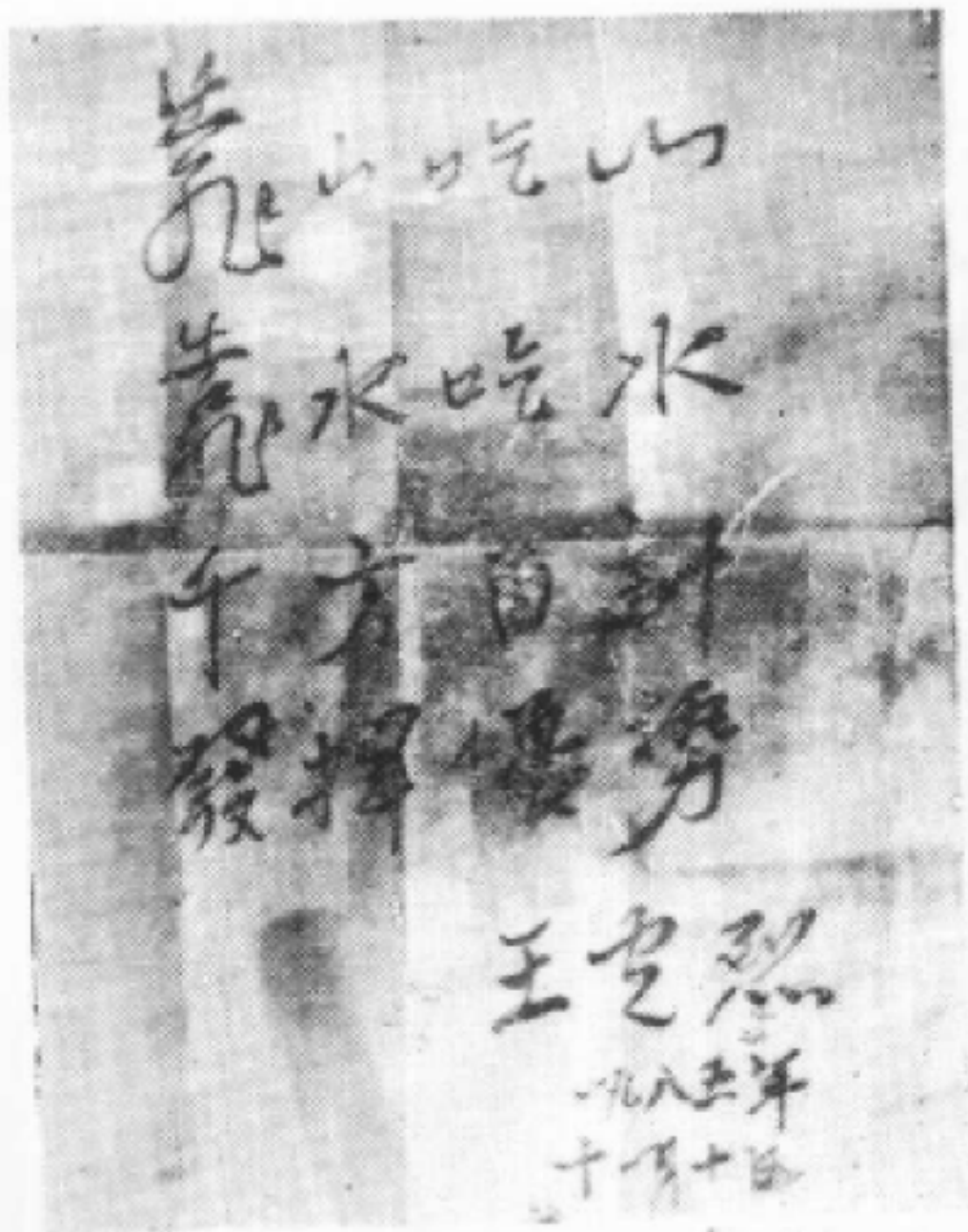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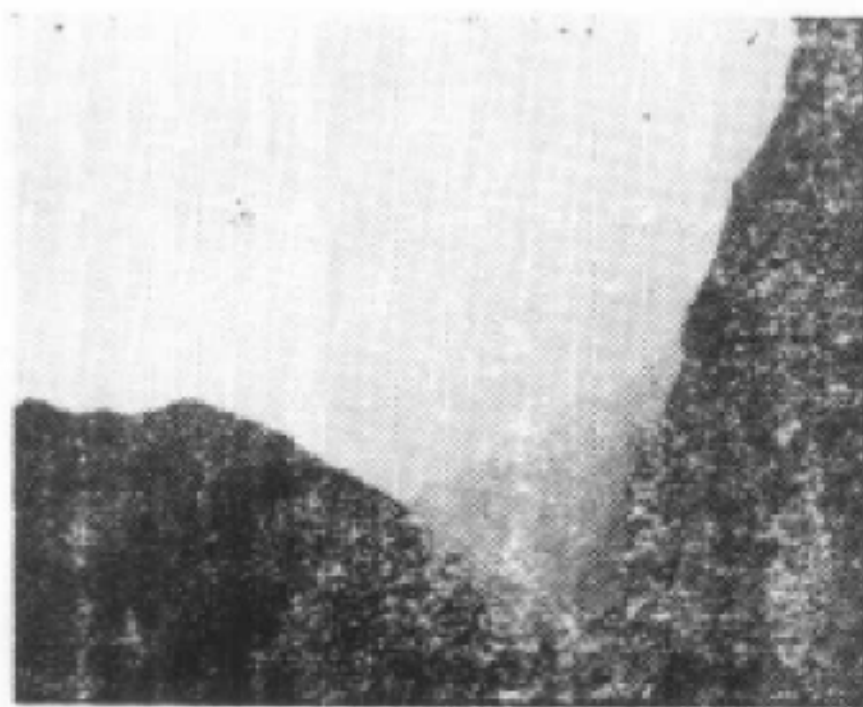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合川刘莹篆刻



王定烈同志于1946年任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四
团团长，曾率部队两次攻克兴山城。以
办。

《狭路相逢》中的白岩口战场一角
文史办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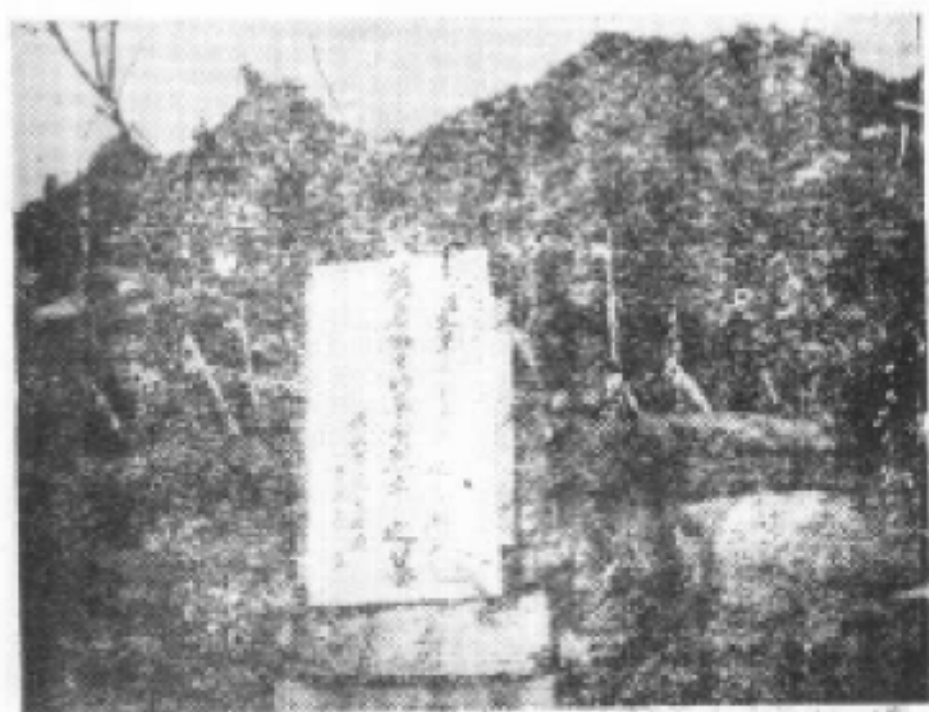


白湾战斗寨子堡战场旧址
文史办供稿



全歼残敌「独立旅」之三甲营战斗
牺牲革命烈士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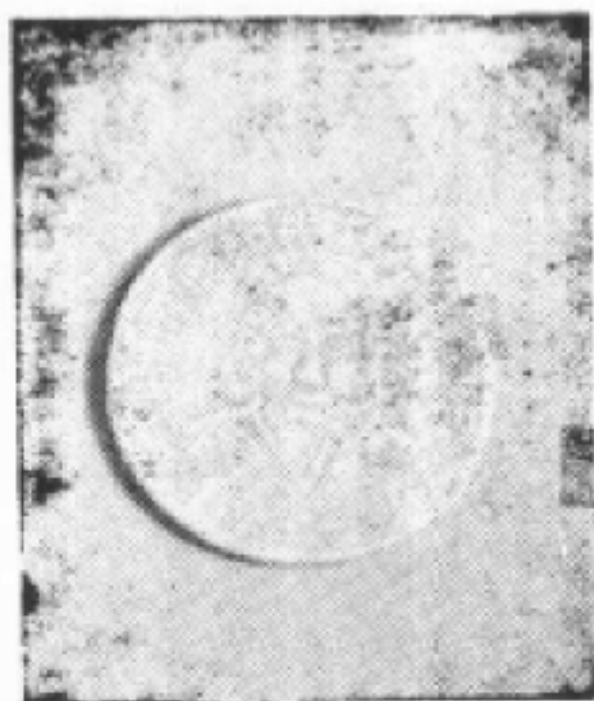
文史办供稿



中共川小抗日宣传队部分队员合影（右二陈然同志）

党史办供稿





正面



反面

土地革命时期流行在兴山苏区的中国苏维埃共和国银币（一九三一年制造）

党史办供稿

目 录

狭路相逢

——忆坚持鄂西北游击战争

.....王定烈 (1)

鄂西北军区第一军分区在兴山的活

动.....邹毕兆 (16)

难忘在兴山开展游击活动的岁月

.....黄国强 (22)

和木巧援新四军.....陈立根 刘汉成 (28)

生死之情.....高民道 (33)

参军记.....孙光斗 (38)

解放初期兴山县地方武装的组建

.....赵永政 (47)

残敌“独立旅”全歼记.....孟昭学 (50)

民国消费合作社的产生、发展和消

亡.....胡言弟 徐永亮 (6

开明药商“杨福兴”的兴衰始末

..... 郭兴平 万润白 严应楚 (75)

“永昌祥”药号的兴起..... 陈禹久 (83)

“肖垣记”的发迹..... 邢陶卿 (87)

兴山风味小吃

..... 彭明涛 郑家福 宋长奎 (92)

一支活跃在兴山的川小流动宣传队

..... 陈 然 (99)

回忆我在兴山任教的年月

..... 刘 莹 (108)

回忆家父谈锡恩

..... 谈德荣 谈德庄 谈德万 (114)

怀念省图书馆西迁中的谈馆长

..... 孙光炎 (119)

藏书游家河岩洞..... 谈德庄 (125)

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搜集文史

资料参考目录..... (127)

编后话..... (133)

狭 路 相 逢

——忆坚持鄂西北游击战争

王 定 烈

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我中原突围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停止继续西进，创建鄂西北根据地，钳制敌人向我西北、华北解放区的进攻。突围部队相继在陕南之商县、洛南、商南、山阴，鄂西北之竹溪、竹山、房县、保康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此地带继续打击敌人。

一

我二旅四团停止西进后，奉命在保康、房县、兴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保、房、兴地区，山峦起伏，道路崎岖，交通阻塞。由于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地主豪绅的剥削压榨，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苦，贫苦农民常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老人、孩子骨瘦如柴，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连条裤子都没有。春寒冬至，家家只好围着炉火取暖度日，腿杆上尽是红斑点……真是苦不堪言，被称为“鬼都不下蛋的地方”。战士们曾编了段顺口溜：“出门就爬坡，下山腿哆嗦，围着火炉坐，洋芋（土豆）煮半锅”。

部队来到这样的苦山沟，一面要对付敌正规军的“围剿”和乡保队的袭扰；一面还要克服生活供应上的困难，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了。粮食接济困难，被服无处筹措。搞得“夏天入山，冬天穿单”。无医少药，无弹药补充，无后方保障，真可谓：“脚板皮便是根据地”。加之突围长时间的行军战斗，部队体质受到很大的削弱，炮弹打完了，重机枪子弹也打完了，不得不忍痛将其埋掉，处境极为困难。但是大家并不气馁，战士们都是穷苦人出身，吃苦都吃惯了。对

战胜困难、战胜敌人的围剿，抱有必胜的信心。正是：脚踩神农并武当，吃糠咽菜又何妨，赤脚踢开哼哈将，拨开乌云见曙光。

八月初，我团在房县之千家老岭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进入马桥 口（街）。由于我行踪扑朔迷离，追击之敌整编六十六师宗瑞珂部一时失去目标，我团在阳日湾、马桥口（街）之间插上南山（冷盘垭），利用山险之利，休整了六天。恢复行军、战斗消耗的体力，换洗衣物，理发修面，突击医治伤病员，调整建制，进一步轻装，进行政治动员，为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牵制敌人向西北、华北进攻的力量做出贡献。然后即沿长淌河、龙口河、小月岭直捣兴山城。

二

八月十三日下午，当我团抵达兴山城西北十公里之麦仓口时，突然遭敌县保安大队的阻击。麦仓口东面是山地，且陡峭，西面

临河，只有一条人行隘路，很难通过，在敌人火力封锁下，我伤亡数人，尖兵排长李永斋同志英勇牺牲。李永斋同志是全团有名的神枪手。战士们称赞他：李永斋顶呱呱，战斗胜利离不开他，发一枪中一个，发三枪逃不过仨……。

我见情况于我不利，便立即将团主力从左翼攀登林家山。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万家院子攻击敌主峰严家山阵地，直指兴山城；另一路经仙侣庙占领凉风垭。经激烈争夺，守严家山之敌不支，弃阵退却，我即跟进追击，敌人向平邑口方向逃窜，十四日凌晨我部占领兴山城。

十五日得息，敌六十六军之一九九旅由保康县南下增援兴山，企图断我归路。我部决定撤离兴山，向北转移，乘夜幕经界牌垭、教场坝、红石寨与敌人来一次遭遇战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十六日拂晓，当我前卫抵达红石寨时，发现敌人由歇马河、官斗坪南来，已达万福山、老佛寺一线。且敌

已居山占险，易守难攻。这里所能运动的只是山脊梁上的一条独路，我兵力无法展开。于是我趁敌尚未发觉，迅速从右翼绕开敌人，经桃花坪、博道梁、斗星坡、蔡家店奔袭歇马河敌之后方。我们在羊肠小道上穿越丛林，跋涉了一整天，黄昏后接近歇马河镇，立即展开两个中队向镇内摸去。其实镇上只有敌乡公所武装，他们十分麻痹，我未放一枪就将其全部缴械了。可是得手的消息却未很快传回来。灰朦朦的秋夜像死一般宁静，连掉一根针在地上似乎也能听见响声。大家屏着气息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仍不见前面的动静。我忍耐不住了，带上警卫员、通讯员想前去看个究竟。在转过一个弯曲的山路之后，猛然看见前面离几十米远有人打着手电筒迎面而来。我还以为是前面部队派通讯员回来送信呢！我心里嘀咕道：这帮小子，发洋财了，刚搞到电池，就烧包啦！双方越走越近，大约只有十步右左了，对方突然发问：“干什么

的？”我也马上反问：“你是干什么的？”对方答：“是警察所放哨的。”随即看见几个黑影迅速散开。接着听见哗啦一声拉开枪机子弹上膛的声音。我顿时意识到是碰上敌人了，躲闪已来不及，而警卫员、通讯员全在我身后，无法施展。于是我灵机一动，便从容回答：“国军一九九旅的。”并大声叱骂：“他妈的，胆小鬼，也配当警察，你们要是走火打伤我弟兄，我非枪毙你几个不可！”我火气冲冲地逼问那个戴白色大盖帽的军官，并下令：“把他枪拿过来！”这时，警卫员吕东武敏捷地从左侧上去，一下子抓住敌人的手腕，夺过短枪。“叫你的弟兄们都过来集合！”他一听我气粗势壮，便张三、李四地一一呼叫名字，四个持长枪的警兵一个个从草丛中应声走了出来，乖乖地缴了枪。他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向我叫屈说：“国军，不该缴我们的枪呀！”

“我们去站岗，是防共军的呀……”唠唠叨叨个没完。我说：“你们唠叨什么？黑更半

夜的，谁晓得你是什么人？你要是共军呢，那还了得。到镇上弄清后再说”！他们真的把我们当成国军了。一路上跟我们边走还边唠，好象真是一家人搞误会了似的。进了镇，来到灯光下，我说：“你们好好看看，我们是啥子军？”那位警官（所长）这才恍然大悟。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头求饶说：“四老板（指新四军），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下次决不敢和贵军作对了。”我们就让群众出面把他保释了。而吕东武同志呢，这小鬼高兴得不得了，站在一边，嘿嘿直笑。因为他搞到了一支二十响的驳壳枪，还有一百二十发子弹。真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歇马河镇在一个山沟里，地形对我不利。为了防止敌人反扑，我们不顾战斗的劳累，星夜转移到镇北面一个半山腰，占领有利地形宿营，果然，敌人跟踪而来，与我警戒部队打响，为避免同敌人纠缠，我即向金斗街方面转移，摆脱了敌人。

三

为适应鄂西北地区斗争形势，八月二十七日鄂西北军区正式成立（王树声任司令员、刘子久任政治委员）下辖四个军分区。南（漳）、荆（门）、当（阳）、远（安），结合部为第四分区（张才干任司令，刘子厚任政委）。

八月初，我团在一段时间内，曾以欧家店为轴心，同敌人周旋。敌人依仗其优势，总是寻我作战，像一条尾巴一样，老是跟在我们后面转，你走他跟，你停他打，双方插花、穿梭，就象捉迷藏一样。我们还常遭乡保队袭击。

九月二十二日，我团奉命由欧家店（南山）出发，在张才干同志率领下，准备去四分区。当天拂晓，敌一九八旅分三路向我围攻，我且战且走，时至黄昏撤到金竹园集结。张才干同志和我们挤在一个小茅草房

里，大家背靠背取暖，一直坐到天明，才抄小道经数日奔波，来到了巡检司地区。我团还兼荆、当、远县指挥部，我兼指挥长，杨劲兼县委书记，王展任县长，李秉范任副书记兼副政委，常志义任参谋长。这时，敌正集中主力围剿我武当地区。我地区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只有敌十六旅与我周旋。我即迅速分散，打击敌之多、保武装，抓紧筹粮、筹款，准备冬衣。

鄂西北战略展开之后，在敌人十万重兵的纠缠下，要创建根据地，客观上是困难的。而我在主观指导上应该说也是有教训可吸取的。其一，兵力过于分散，未能给敌人以有力打击。在敌占区创建根据地，我毫无基础，虽然群众同情于我，但敌人的基层组织依然存在。特别在敌乡、保武装未遭其摧毁的情况下，有的单位以排为单位分散活动，还作为经验介绍，下级干部缺乏独立应付复杂情况的经验，加之人地两生，力量有限，对付“地头蛇”都很吃力，何能立足？